

欽定三國志

魏

卷一
之三

三國志

十五卷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畧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
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
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竝皆抄內以備異聞若
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
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
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蜜蠶
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
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旣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
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
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

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
上

三國志目錄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

三少帝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五卷

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六卷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七卷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八卷

公孫瓚

陶謙

張揚

公孫度

子康 康子
淵 康

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九卷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 弟義
鄧 何晏

李勝 丁謚 桓範 畢軌

夏侯尚 子玄

十卷

荀彧 子憚 孫彪

荀攸

賈詡

十一卷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胡昭 王烈 張璠 焦先

十二卷

鍾琰

婁圭
許攸

孔融

毛玠

徐弈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十三卷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董遇

周生烈
魏禧

十四卷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三國志卷之二
二二
蔣濟

劉放 孫資

十五卷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旣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十六卷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孫預

鄭渾

倉慈

十七卷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十八卷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涓

母娥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十九卷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二十卷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鄧哀王中

燕王宇

中山恭王袞

陳留恭王峻

趙王幹

楚王彪

穀城殤公子乘

靈殤公子京

廣宗殤公子棘

樂陵王茂

北海悼王蕤

東海定王霖

邯鄲哀王邕

相殤王鑠

彭城王據

沛穆王林

濟陽懷王玟

范陽閔王矩

臨邑殤公子上

剛殤公子勤

郢戴公子整

樊安公均

東平靈王徽

贊哀王協

東武陽懷王鑒

元城哀王禮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二十一卷

王粲

徐幹 邴鄲淳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禎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修 阮籍

荀緯 嵇康

應璩

應貞

吳質

衛覬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孫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傅嘏

二十二卷

桓階

陳羣

陳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二十三卷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二十四卷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二十五卷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二十六卷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二十七卷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二十八卷

王凌

令狐愚

母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二十九卷

方伎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三十卷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馬韓

高句麗
辰韓

東沃沮
弁辰

挹婁
倭人

歲

蜀書

三十一卷

二牧

劉焉

劉璋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二主妃子

先主甘后

先主穆后

後主敬哀后

後主張后

先主子承

先主子理

後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諸葛亮

子喬
董厥

瞻
樊建

三十六卷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三十七卷

龐統

法正

三十八卷

許靖

糜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三十九卷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 諤

陳震

董允

陳 祗

黃 皓

呂乂

四十卷

劉封

彭萊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四十一卷

霍峻

王連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四十二卷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讓

譙周

卻正

四十三卷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四十四卷

蔣琬

子斌
劉敏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衛繼

常播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孫策

四十七卷

吳主權

四十八卷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孫皓

四十九卷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五十卷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吳主權徐夫人

祖父真子琨

吳主權步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三國志卷之
孫皓勝夫人

五十一卷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五十二卷

張昭

子承 休
弟子奮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承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五十三卷

張紘

子立

立子尚

嚴峻

裴立

程秉

徵崇

闕澤

唐固

薛綜

子翊

瑩

五十四卷

周瑜

魯肅

呂蒙

五十五卷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五十六卷

朱治

朱然

子據

子績

呂範

朱桓

子異

五十七卷

虞翻

子汜

忠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五十八卷

陸遜

子抗

五十九卷

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六十一卷

潘濬

陸凱弟肩

六十二卷

是儀

胡綜徐詳

六十三卷

吳範

劉惔

趙逵

六十四卷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典

六十五卷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三國志目錄

三國志目錄考證

武帝操○

臣照

按史家之例帝日本紀臣曰列傳始自

馬遷述於班固晉書則以十六國爲載紀歷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旣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紫陽生於南宋其遇比於蜀漢故諄諄以

正統與蜀作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豈真擲揄陳壽哉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

管寧附胡昭王烈張璠焦先○

臣浩

按管寧傳似應先

王烈次張璠次胡昭至焦先乃裴松之注中之人非

本傳正文也不應附見

龐涓附母娥親○

臣浩

按本傳作母娥無親字其或以

注所引烈女傳作娥親而後人加之耶抑本名娥親而傳偶脫之耶

裴潛附子秀○

臣龍官

按裴潛之子秀其事實詳於裴

注於潛本傳無所攷不應附見宜衍

三國志目錄考證

魏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

之後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

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

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

大長秋封費亭侯

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

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

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
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
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
與衆有異順帝卽位爲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
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
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
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
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暲於函谷關搜得
其賤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
帝曰賤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暲奏騰不以
介意常稱歎暲以爲暲得事上之節暲後爲司徒語人
曰今日爲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
卽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
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養子嵩嗣官

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爲司隸校

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黃初元年
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
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
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

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

太祖少好

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
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喝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
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
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
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
以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唯梁國橋

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

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之曰

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
願以妻子爲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
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
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爲太尉以久病策
罷拜大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
爲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
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語云太
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

而 outcome 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年二十舉孝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

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

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卽殺之京師欽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徵拜議郎魏書曰太

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爲頓丘令

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

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

爲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

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勅三府舉奏

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

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爲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

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

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

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謹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

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

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

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

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

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

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

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

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

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

由此遂絕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魏書曰於是權

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爲

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

城外春夏習讀書傳

秋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

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

祖拒之芬等遂敗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

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卽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

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

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聞豎之官

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

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

過故人成臯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懷愴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

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

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

豫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卓遂殺太后及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

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

月始起兵於己吾

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

是歲

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

英雄記曰馥字文節

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與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卓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豫州刺史孔雄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記曰雄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兖州刺史劉

劉錫之兄

河內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

事見吳志 韓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
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
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爲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
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毋班班
親屬不勝憤怒與
太祖并勢共殺匡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

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山陽太守袁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
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
賦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
今日逸焉靡儔事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爲揚州
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 濟北相鮑信
信事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見子

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

壽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

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
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
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
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
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
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
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
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
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
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

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

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劍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

至銓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

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

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

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與義兵

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勳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

軍北面我

自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

祖由是笑而惡焉

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強

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

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

等

眭申隨反

十餘萬衆畧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

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

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

山攻毒等本屯

魏書曰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

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之棄武

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

之

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

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畧諸郡爲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

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

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殺任城相

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

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世語曰岱旣死陳宮謂太

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

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兖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

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

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

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爲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胄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

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
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
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
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
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袁術與
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
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
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
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
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

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畧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

伐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

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

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

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韋曜

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闡將騎

二百衛送闡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夏使荀彧程昱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

寧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郟謙將
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
所過多所殘戮

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
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會張邈

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
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
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
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
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
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

袁譚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
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

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

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緝與陳宮將萬餘人來

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

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噫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旣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

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

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

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

殺兗州平遂東畧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

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

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

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

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

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

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

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梁太

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

事獻帝紀曰又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

領司隸校尉

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

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于曹陽

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

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

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耻班在公下不肯受

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

終歲之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疆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

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旣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

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

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公乃引兵還舞

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

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袁術欲稱帝於淮

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

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

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

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

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

自南征至宛

魏書曰臨涓水祠亡將士歔歔流涕衆皆感慟

表將鄧濟據湖陽

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

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

獻帝春秋曰袁紹
叛卒詣公云田豐

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
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

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

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

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

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

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

公曰虜邊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

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
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
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
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
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
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
禮昌稀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
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
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

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謀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
老母在彼可去謀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旣出
遂亡歸及布破謀生得衆爲謀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
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

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
公曰當今天下上崩瓦解豪傑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
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
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
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
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
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幾至于死
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
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

以冀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
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
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
國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
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
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
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
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旣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
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
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

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

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
俄有功封列侯魏畧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

志飢乏數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爲荊州遣迎北
房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
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徵人因
從駕出行令俳取豕間鬻饑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
廬江太守劉勲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
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

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孫盛魏氏

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
爲史之記言旣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
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
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
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
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

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

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
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
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
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
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
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
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
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埕爲屯東西數十里
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
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時公兵不滿
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

萬傷者十二三

臣松之以爲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

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會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紹復進臨官渡起

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

紹復進臨官渡起

王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

行着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

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
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
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
尙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
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畧許下紹使
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
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
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
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

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
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
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
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
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土
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跪
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

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
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
尚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
外無救援而糧穀以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
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
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
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

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駐元進騎督韓苞子呂威璜趙獻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紹初聞公之詳攸曰明且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被固無所

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

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

珍寶虜其衆

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

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曰可都鄆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卽位南兄言

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
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
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
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
重財物

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氏春秋

曰公云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而况衆人乎

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

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

馗古遼字見三蒼

善天

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
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
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晷
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

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
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
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
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
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

遣使以大牢祀橋玄

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
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

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睎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
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
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
承從容約誓之言殞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
過相沃醕車過三步腹痛勿恠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
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已疾懷舊惟

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
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進軍官渡紹自

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
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

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

將軍死綏

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

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

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

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

失利者免官爵

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

之人不關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

功能論者之言

一似管窺虎歟 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

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

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

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

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

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

陽爲子整與譚結婚

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

於再葺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 尚聞公北

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

封爲列侯

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

攻尚得以其間畧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

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旣至攻鄴

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

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

沮音菹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

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

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

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

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兒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

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

孫盛云昔

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冢加恩於饕餮之室爲政之道於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初紹與公共

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

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

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

御之無所不可

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

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

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術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通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

兖州公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畧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

魏書曰公攻譚

且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

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

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讐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

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

舉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木

臣松之以爲討譚時川渠

木凍使民椎木以通船民憚役而亡

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

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
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
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
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獫平

續漢書郡國志曰獫平縣名屬漁陽郡

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獫平烏丸奔走出
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
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

三娶孤女謂之媿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

襄賁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

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

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

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三郡烏丸承天

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

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

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

呼池入泝水

泝音孤

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

洵音句

鑿入潞

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

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

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
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
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
重各有差

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實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

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實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

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
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
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
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

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

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

月公引兵自柳城還

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

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

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

僕先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

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

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慮上郡烏丸

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肄以西反三蒼曰肄

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

獻帝起居注曰使大常徐璆卽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
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
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
當還爲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
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
衛尉太常公爲丞相以位讓璆焉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

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
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
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
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衛恒

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
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
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
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
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
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勒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

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鶴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
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爲范滂
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暉善公之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
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
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
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
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
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
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
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
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
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
年六十四以壽終於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荆
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

益州牧

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
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憲救合肥權聞憲至乃走公
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

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旣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爲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會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

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

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夫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泝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勸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荆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

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

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
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
疆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
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
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
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
武平萬戶且以分損
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
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

范陽侯豹爲饒陽
侯食邑各五千戶

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

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犬陵叛遣夏侯淵徐晃
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
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
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

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

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

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

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

渡

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流

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

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

不許九月進軍渡渭

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

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閩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耶

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

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

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

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

無所言也超等疑之

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請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爲

木行馬以爲防退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他日公又鐵騎五千爲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

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

臣松之按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

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

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

魏畧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

十二月自安定還

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
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
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
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慶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
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
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
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

公

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

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幸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哉遂與融

互相長短以致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 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

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

猶綴也何休云旒旒旒也以旒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

凶覲覲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立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其孰能恤朕躬乃

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臣

釋位以謀王室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

君則

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

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
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
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
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
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
功也廼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
異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
焉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
有國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
官渡大殲醜類

詩曰致天之屈于牧之野鄭玄云屈殛也鴻範曰鯀則殛死

俾我國

家極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
高幹威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
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車一征
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
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
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
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
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
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勞施勤教恤慎刑獄
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

不減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
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
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
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
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
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
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

盤庚曰綏爰有衆鄭康成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
夷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

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慙焉

朕以耿耿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

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

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

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

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

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

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盤庚曰墮

農自安不昏作勞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鄭玄云昏勉也

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

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

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糾虔天刑語出國語

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

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

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柎鬯一卣圭瓚

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

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

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翊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勲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

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
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
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
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
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
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
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
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
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合典
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
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
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徽勞
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
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
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
是公勅外爲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
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卽大
禮今旣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
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
奄有東海疆域并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

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魏畧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爲貴人

少者待年於國

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齋壁帛玄纁絹五萬

匹之鄴納媵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

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

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

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覲和洽爲侍中

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

氏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

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氏王千萬部率羌

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

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

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
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
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
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
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

者五人齋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

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

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綬遠游冠

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

侯裴茂持節印授之

秋七月公征孫權

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

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

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

初隴西宋建

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

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新建涼州平公自

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

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

兄弟皆伏法

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

史大夫邾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
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邾公天下
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
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

旄頭宮殿設鍾虞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
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
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
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
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
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

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典畧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

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興將楊昂

章一名元

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
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劄高祚等乘險
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

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

魏書曰軍自武都山
行千里升降險阻軍

人勞苦公於是大
饗莫不忘其勞

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

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

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

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

孫盛曰朴音
浮濩音戶

於是分

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

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

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
典任於外臨事之賞或宜速

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

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

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

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

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是行也侍

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餼人馬皆盜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

魏書曰辛未春有司以大牢告至策勲于廟甲午始春祠令

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劔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王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闕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

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
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
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
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

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

勲建立功德光啓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朔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勲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

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
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且夷
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爲已任猶
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
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爲魏王使使
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苴以白
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
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
簡恤爾衆克發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
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
爲典訓故翔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
效是以勲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
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
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
此是以每將錢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
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
訓後世也其抑志樽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鶴
以公爲北部尉曹瞞傳曰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
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
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着建公

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
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
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
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
代郡烏丸行單

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

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

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

相國

魏書曰始置
奉常宗正官

冬十月治兵

魏書曰王親執
金鼓以令進退

遂征孫

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
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
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

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

御史大夫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

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耻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

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不爲魏太子劉備遣張

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

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

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拔荆

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
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
所宜便以領長 **必與頴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史統事如故

輔三

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
碑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
與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
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
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碑之風
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
劉備時關羽疆盛而王在鄴留必與兵督許中事文然
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
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
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
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或曰必欲投禕其帳下
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
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
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
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
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

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曹洪
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

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五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

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

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

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

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
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
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
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
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

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
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
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

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
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畧民吏保宛初
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

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

東里褒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勦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卽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

備因險拒守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鷄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

何以知之修曰夫鷄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

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

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

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

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衆才傾

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業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

者數十人王昶家誠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

冬十月軍還洛陽

曹瞞傳曰王更修治

北部尉廩令過於舊

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

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魏畧曰孫權上

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

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

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廢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

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爲百姓所歸者卽民主也今殿下卽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旣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耻爲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爲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

於洛陽年六十六

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王

使工蘇越徒美黎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遺令曰天下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

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

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歛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諡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

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朔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常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乘帷帳屏風璜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傅子

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阜帳從婢不過
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
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
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
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
陵甘始陽城郗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
少多飲鳩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
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
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帻合子簡易
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
也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
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鞞囊以盛手中細物
時或冠帻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
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其
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
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
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
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
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
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

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劔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卽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跡四州疆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擘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乾隆四年校刊

卷一

四

魏志卷一

魏志卷一考證

太祖武皇帝○

臣清植

按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

帝遷許以操爲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進爵爲王則改稱王卽曹丕未篡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帝其爲篡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辭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篡後猶權之耳惟先主始終皆稱先主無易辭以此知陳壽意中隱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固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也

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注太祖一名吉利○太平御覽

太祖上有曹瞞傳曰四字

臣龍官

按裴注所引皆有

書名此爲脫落無疑

封費亭侯注騰父節字元偉○

臣明楷

按宦官有曹節

曹騰之父亦名節名同耳

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嵩夏侯氏之子○前學士臣何

焯曰夏侯惇之子楸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

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其在君乎注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

臣明楷

按接

似應作節或以祖名節而諱之與

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臣清植按魏武故

事所載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濟南後徵爲都尉此

拜騎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敘爲正

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太平御覽八下有九字

河內太守王匡注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

匡○臣清植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缺王匡鮑

信信名位微又其傳曰協規太祖其統屬於操無疑

匡所以闕如必是見并於操如謝承之說

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宋本作季進

太祖軍臨武平○太平御覽無平字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
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

臣龍官

按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則此
時未得斬也又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疑有誤何焯
校本衍辟字良是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太平御覽來下有追
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繆文選作
繆

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注令俳取冢間髑髏擊著忠馬鞍○元修本無著字

爲子整與譚結婚注未必便以此年成禮○臣清植按

明年九月明記女還而後進兵則其成禮於此時必矣操譚惡得與論禮哉

東平呂曠呂翔叛尚○袁紹傳俱作翔監本誤作詳今改正

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尚懼下當有遣字

夏六月以公爲丞相注璆字孟平○後漢書作孟玉和

洽傳注中又作孟本

冬作銅爵臺注以及子植兄弟○何焯曰文類作子栢
植字乃栢字傳寫之訛對臣下不以稱子之字爲嫌
觀陳思王傳注中諸令屢稱子建則此爲子栢決也
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監本作李塉後
云斬成宜李堪等又馬超張魯傳皆作堪則作李塉
誤也今改正

九月進軍渡渭注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
○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作須臾水堅如鐵石
功不達曙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二十四

字

策命公爲魏公○何焯曰魏公之命及丕禪授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僞讓承祚之微詞所以殊於它史也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注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何焯曰王字衍文凌謝當爲陵樹荀攸本傳冀州平太祖表封爲陵樹亭侯也

但更事多耳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安陽下疑脫亭字

兄弟皆伏法注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何焯曰完字

衍完死在十四年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注此爲敬恭不終實也○文類作終不實也

漢太醫令吉本○後漢書作吉平

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注或曰必欲投律○或曰諸本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兩說傳疑作或曰爲是

執南陽太守刼畧民吏保宛○宋本民吏作吏民

仁屠宛斬音注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通鑑作東里褒

二月丁卯葬高陵注是以袁紹崔豹之徒○臣良裘按

豹當作鈞宋書禮志可据鈞與袁紹起兵山東見後漢書崔駰傳

魏志卷一考證

魏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文帝不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建安十六年使侍中守光祿勳鄒慮持節奉策免溫官

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

魏畧曰太祖不

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

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
而立爲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

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

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

宇宙朕用垂拱負展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

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

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詔授丕丞相

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

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

之秋也豈得脩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

抑弭憂懷旁祇厥緒時亮庶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
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元年二月

魏書載庚戌令曰關

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籟之禁輕

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

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王戌以太中大
行郡國有違理掎克暴虐者舉其罪

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

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

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

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滅貊扶餘

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

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義和之職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

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竝早卽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

渤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王

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

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封王子叡爲武德侯魏畧曰以侍中鄭稱爲武德侯傳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

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

以經學輔侯宜且夕入侍曜明其志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

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合吾討鮮卑者吾不

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

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
薄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
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

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
華後爲兗州刺史見王凌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
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庚午遂

南征
魏畧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

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德

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職彊秦承弊齟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

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今勅基便復

慮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

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

傳改諫顯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

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

放勛有衛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

觀於兵也堯有衛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

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

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

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

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

達率衆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

魏畧載王

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卽來吾惟春秋襄儀父卽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風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圃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鄴鑄斯豈聖畧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甲午

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魏書曰設伎樂百戲

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
本出其復譙祖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
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
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豕宰
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
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
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
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菴
仲尼發不仁之歎子贛忘戚君子以爲樂禍魯侯易服
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
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
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
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湯密義威
闕於羣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
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積于百代矣
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爲俘應務
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旣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
而設饗宴之樂居踰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
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八月石
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邑縣言鳳凰集冬十月癸卯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
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槨殯斂送致

其家官爲設祭

槥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爲槥應劭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槨應

璩百一詩曰槥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觀洪積而念槥

丙午行至

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

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旣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旣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美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祠高廟使兼

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册曰咨爾魏王昔者
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

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
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
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

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
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
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

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

傳載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
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庶姜

合霸敵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
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議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

詔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
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册

文卒如合辭舍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
沈瀾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
不協或欲西通魯卽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客
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
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
卽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
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
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爲諂况臣名行穢賤入朝日
淺言爲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
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竝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
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日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
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
侍中劉虞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
黃門侍郎王恣童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
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
故堯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
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
衣名已勒識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
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懸象以示人徵物以效意耳自
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

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暮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犁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觀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識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舍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合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或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爲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爲漢帝非正嗣少時

爲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
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
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
維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
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
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
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
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
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遇之至於八百無德
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
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
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
之歷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
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
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
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
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已亥
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卽位初踐阼德
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於上下是以
黃龍數見鳳凰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

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竝出斯皆帝王受命易
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凰
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烏銜丹書
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
爲聖人與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
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
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
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
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竝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
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
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
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京
房作易傳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
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
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
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
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
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
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
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

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
 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
 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
 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違
 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國下見
 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
 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
 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
 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閉辟致仕
 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
 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異衛臻尚書令桓
 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
 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
 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
 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
 爲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
 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
 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褒弘

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
非人力所能逮也今漢室衰替帝網墮隆天子之詔歇
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
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下以
至德當歷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
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
期姓緯之識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竝見由是言之天
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
民顯顯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
義輒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
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欵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
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
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
百姓面有饑色衣或裋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衆
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完偏王何言帝者也宜
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
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祜鮑
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
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
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冲質以來國
統屢絕桓靈荒滌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
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
感應符瑞竝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
舜禹所不爲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
今八方顛顛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
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
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
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
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
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况吾託士人之末列
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子仲以仁爲富栢城子高以
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
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
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
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
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
慙夷齊庶欲遠苟望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
所富蹈栢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

日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卯册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日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己降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頽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安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闔宦董卓乘釁惡甚澆豷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疆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隸

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違便卽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觀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昨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旣發璽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爲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穎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顏觸懼大璞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

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宣告羣寮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識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栢城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狗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

還璽綬勿復紛紛也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
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
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
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
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旣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
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
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
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
衢乘無窮之懿勲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
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令曰太古聖王之
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
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
清風沐浴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
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暖饑者未飽餼者未室寡
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
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
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
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
馬山未出象車冀茨未植階庭萋莆未生庖厨王母未
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

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
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
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
是也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侍中劉廙等
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
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
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
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命曰泰伯三以天下
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庚申魏王
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
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
思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實
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
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採其
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
二君而承歷數之咨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
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
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
丞壽少府冀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辛酉給事中博士
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

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卽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行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愆色舜發龍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受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

尊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
纒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
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卽尊之驗在於今
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卽位顯告天
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
日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
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
內咸使聞知壬戌册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
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
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
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衆不
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
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
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
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
音奉皇帝璽纒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祇奉天心焉
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
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
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
皆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

節爲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
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爲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
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
等敢以死請輒勅有司脩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
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甲子魏王上
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册告肝膽戰悸
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
舜之命禹立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
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况臣頑固質非二聖乃
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
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侍中劉真等奏曰臣等聞聖帝
不遣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
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
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
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
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
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
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
敬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

死請王命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
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
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丁卯册詔魏王曰天訖漢祚
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册喻符
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
命至於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幾不可以斯須
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
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
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相
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
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
命侍中劉廙等宣叙眾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
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
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
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叙而陛下性
秉勞謙禮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
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
德勢則盛衰在乎疆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
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
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謠謠而

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愜或受禪而不辭不愜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胄爲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泊乎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讐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竝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况漢國旣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旣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懷懷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搗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日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已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勲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於有

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
畧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
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
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
誠謹使宗奉書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詡及九卿奏
曰臣等伏讀詔書於悒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
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存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
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
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
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
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
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
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畧者重
中人凡士猶爲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
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
於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闕宦
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爲之丘
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
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
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干前業而始有

造於華夏陛下卽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饑者以克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勛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暮人神竝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仰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庚午册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覩歷運之數移於

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
帝皇之業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
有慙德而王遜讓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
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
于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顓喻王其
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
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
伏以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
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
故詩序商湯追本立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
以受命旣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
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譎謠之聲陛
下應天受禪當速卽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
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
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日可

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

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

初大赦

獻帝傳日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
何如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

嶽四瀆曰皇帝臣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
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
五緯錯行靈祥竝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
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
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
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
及將士泊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
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丕祗承
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
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靈綬告類于爾大神唯
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
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
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爲黃初
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
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魏氏春秋曰
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千寶搜
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
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
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
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

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
未知邢史失其數邾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
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
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皇祖太
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
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
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
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
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
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魏

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劔玉珎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

午幸洛陽

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

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卽用夏正而服色尚黃魏畧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維爲洛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

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

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尋比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脫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

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

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

瓦解遠近翬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內爲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

郡西部爲廣平郡

魏畧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郡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

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郟爲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詔曰昔仲尼資

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

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

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

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

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
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
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
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
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
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
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
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
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
嶽四瀆咸秩羣祀

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祀
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

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

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

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

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

光祿大夫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凡杖之賜所以

賓禮黃考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

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馬凡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

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耻爲魏臣遂稱足孳不復行積

十餘年帝卽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

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見陳思王傳以穀貴

罷五銖錢

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木封賞等斬

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胡决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决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

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

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

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

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

賁者

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曰昔

隗囂之弊禍發梅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二月鄩善龜

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卽敘氏羌來王詩書

美之頌者西域外夷竝款塞內附

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

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戍已校尉三月乙

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

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

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爲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

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

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收故也荊州江

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

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

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

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

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

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眾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邨等三百一

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榮戟幢麾牙門鼓

軍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邨等
人人前自陳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
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

拜權爲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卽日召使驂乘及封九
史邵等四十二人皆爲列侯爲將軍郎將百餘人

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

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

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孫盛曰夫

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
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
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
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爲心惟德是杖則
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
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於此自時昏
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
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
詔可謂有識之爽

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

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

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禫存不忘

亡也

禫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禫

昔堯葬穀林

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

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屢不變

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

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

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

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

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

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

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

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

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
輿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
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
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
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
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
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
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
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
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

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竝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

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

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魏書曰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竝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度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凡上肉耳而賊中攜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丁未大司馬曹

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鵝鵠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

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

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

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

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載不毀也

六

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

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

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

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

魏書曰有

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

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辛未校獵于滎陽

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

甲辰行幸許昌宮 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食邑

各五百戶是夕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
林園卽今華林園齊王芳卽位改爲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
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

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
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
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
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
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

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

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
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

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秦山之哭者以
爲苛政甚於猛虎吾佩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

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誠者
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

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
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
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
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
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
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滎郡問民所疾

苦貧者振貸之

魏畧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

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
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

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
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
書令潁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
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畧則撫軍當
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
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
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三
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三
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
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
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
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
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畧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
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

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

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

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立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

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克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

量宜運權畧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

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

遣使以大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

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竝受遺詔輔嗣主

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

年四十魏書曰殞於崇華殿前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殞及葬皆

以終制從事魏書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

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

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

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

君子以爲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鄆城侯植爲

誅日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

時天震地駭崩山墮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

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
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
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慚憤咽補鋒抽刃歎自僵
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
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
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

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
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真降逮五帝
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
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
是遵王綱帝典闢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
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
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
以禮宣祥惟聖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
無罔亢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未
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水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
戮違無輕心鏡萬幾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殷呂搜
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禁弗拘
禍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
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
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緋冕崇麗衡
統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
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
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壺江岷權若涸魚
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
儕先皇功牟大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祐河龍洛龜陵波

遊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英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
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澍塗被宇
靈芝冒沼朱華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
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浴德全義將登
介山先皇作儷鑄石紀勲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
地賓禮百靈勲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
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
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鏗頌德詠功八佾
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
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
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
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
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
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推身后土俾我焚奠
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
遠存仁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勅
玄宇基爲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
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
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
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

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
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
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闕闕之長扇咨遠臣之眇眇兮感
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頤思恩榮
以橫奔兮閔闕塞之嗥呻顧衰經以輕舉兮迫關防之
我嬰欲高飛而遙逝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
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
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
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
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
誠嗚呼

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

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

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
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
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
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
之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

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
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
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
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
民得濶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
待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
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
德曰又從容言曰願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三般
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
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
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
主儀表者如此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
賦餉孫權又以紙

寫一通與張昭

許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典論

帝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
海旣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
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
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

萬里相赴竟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
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
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
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塵而
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
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
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
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
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
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
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
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
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子鄴西終日
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合荀彧
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未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
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
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
至妙也若馳平原起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
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
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

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頸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

萬里相赴竟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
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
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
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塵而
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
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
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
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
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
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
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
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
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
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
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未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
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
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
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
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願或拊手曰
善余又學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

魏志卷二考證

文帝不生於譙注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臣

注按後漢書獻帝紀及溫本傳俱作十三年

庚午遂南征注幽王不爭周道用興○監本作幽王臣

良裘按幽王謂太王也作幽王非文類宋本俱作幽

今改正

居漢陽郡注吾前遣使宣國威靈○宋本作日前遣使

冬十月癸卯○諸本作十一月癸卯臣龍官按後云黃

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一月中有癸卯不得又有癸酉

且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己未又云

今十月斗之建則癸卯乃十月朔也作十一月誤

養茲萬國以肅承天命注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宋
本作赤鳥

又注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宋本無眉
字

又注曰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宋書絕作紀
臣清植

按火光者炎也炎漢之運至是而終宋書絕
作紀非是不橫一者丕也故下文曰魏王姓諱見於
圖讖也

又注其爲主反爲輔○宋書反作及
臣清植
按主反

爲輔者言漢反臣於魏也作及非是

又注心慄手悼○悼疑作掉

又注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逮也○監本逮誤作建今改正

又注周之伐殷以恭也○恭疑作暴

又注劫遷省御太僕宮廟○臣良裘按太僕二字於

義無處其或火撲二字之譌與

又注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臣明楷按

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注自敘始生禎祥曰乙未直成予生又曰厥日直成應嘉名也漢書王莽傳以戊辰

直定卽真天子位師古云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直成之義大抵如是作宜成似誤

又注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臣龍官

按諸本俱作被重非據莊子讓王篇改正

又注奉今月戊戌璽書○臣明楷按十月中無戊戌

前云壬戌冊詔疑戊戌乃壬戌之譌

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文類咨作茲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臣浩按前

已有春正月此處春字宜衍

瓌廬宅注尚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云○臣明楷按祀厲

宋本作厲殃何焯曰殊字是殃字之誤作祀厲殃事
於本文義較顯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監本訛作召陸今改正
皆以終制從事注恩過慕唐○藝文作思慕過唐

又注歎自僵斃○本集作欲自僵斃

又注感惟南風○文類作感恨南風

又注求光幽昧○宋本作末光幽昧

又注正行定紀○文類作五行定紀

又注金根黃屋○監本誤作黃根金屋今改正

又注權若涸魚○監本誤作土若涸魚今改正

又注黃初叔祐○

臣浩

按叔祐似當作倣祐倣始也

祐福也言黃初受禪始受福也

又注追顧景而憐形○宋本追作迫

號曰皇覽注集諸儒於肅城門內○太平御覽作肅成門內

才藝兼該注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太平御覽作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

又注鑲楯爲蔽木戶○太平御覽作兩鑲爲悤木戶

魏志卷二考證

魏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明帝獻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

在左右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

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

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爲齊公

三年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

魏畧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

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

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卽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

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丁巳卽皇帝

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

爵各有差

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卽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

側聽曄旣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癸未追諡母甄夫人曰

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絳爲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

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

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

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

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

權退走辛巳立皇子罔爲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
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
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
清河王罔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
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爲大將軍司徒華歆
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爲司空撫
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
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
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

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
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
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者王遣子
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
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爲列侯新
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

三輔決錄曰伯郎涼

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
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
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
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
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
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
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
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卽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

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畧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卽王位旣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典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勲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濶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旣至譙進見閑雅才辨過人衆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大狠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達旣爲

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階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叅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干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魏畧曰宣王誘達將李輔

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

分新城之上庸

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蜀大將諸葛亮寇邊

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

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

山爲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

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

魏畧載帝

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爲亮讐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剛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爲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卽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爲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畧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爲亮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

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曰是時諺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

欲推始言者帝曰天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

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
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
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
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
乙酉立皇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
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
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

魏畧曰先是使將軍

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
爲人雄壯少入軍爲部曲督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遂
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
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
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
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

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

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

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

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

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

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

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

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癸巳以大

將軍曹眞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遼

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

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

葬於高陵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

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

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

已行故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

乙未幸

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眞等班師冬十月
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
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
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眞薨諸葛亮
薨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
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
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
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

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
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

軍又勅使護麥宣王與亮
相將獲得此麥以爲軍糧

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

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
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
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
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
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
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
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
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

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子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

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人

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

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

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

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于大烝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

以惇等配享之

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

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

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

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

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
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
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
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
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
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
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
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
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
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

蘇爲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
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爲妻太祖

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爲
銜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
而爲之長乃崑崙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
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
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畧曰朗遊遨諸
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卽位授以內官爲
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
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
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
蘇數加賞賜爲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爲
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世語曰朗子秀
勁厲能直言爲晉武帝博士魏畧以朗與孔桂俱在佞
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爲將軍楊秋使詣
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踰鞠故太祖
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
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桂由此侯
服玉食太祖旣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
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
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卽王位未
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

賞賂許爲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蠶之刺雞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廢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八

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

浪公

世謂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

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徒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爲之儉傅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歎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

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
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
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
告祠文帝廟追諡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獻帝

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
尹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
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魏蕩蕩之功者以
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
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
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助桀
落四海如喪考妣邊審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
今有司奏喪禮此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
意哉今諡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太牢告祠文
帝廟曰獻聞夫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
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
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獻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

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獻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爲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於漢俾迨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燦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立枵皇師肇征迄于鴟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又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通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厭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旣舉凶

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
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嵩嶽自往迄今彌歷七
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
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之慙
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
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
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
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謐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
隆以傳億載不朽之策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
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
錫衰弁經哭之慟適孫桂
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

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
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
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

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

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
奉詔勸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

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
壽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
能久乎其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

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
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
漢光武遣兵縣據畧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
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
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
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
新城將軍張頴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
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

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
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
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
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
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
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
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
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爲太尉己亥復
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

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

顧愷之啟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

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

切諫雖不能聽帝優容之

魏畧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

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盡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闔闔諸門闕外不思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
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
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
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
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
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
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
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微
貸賈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
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
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
萬姓之懽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
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
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
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
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
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
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
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
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

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而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

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

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袞薨

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

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

剛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鷄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切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

卦玉珙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

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
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
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
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
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
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
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
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
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

荏音仕
理反

於是

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

改年爲孟夏四月

魏書曰初文皇帝卽位以受禪子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

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卽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

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

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

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

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

朝會建大白之旗

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牲旌旗一

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騂牲用駢鄭

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

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卽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卽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卽戎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

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禱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巳巳行還洛陽宮巳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巳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

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

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孫盛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

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

於是乎

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

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

畧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

洛陽南委粟山爲園丘

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

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旣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

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
園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旴陽卽卽音其四縣置襄陽南

部都尉已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

都葉縣屬義陽郡魏畧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

又鑄黃龍鳳凰各一龍高二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

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阪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

日帝徒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魏

畧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

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

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

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

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

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

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

乾隆四年校刊

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
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
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
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
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
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
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
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
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
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
勿問後爲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千寶晉紀
曰帝問宣

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
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帝曰然
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
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
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
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

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
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
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
當難則權足相濟頃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爲固防至
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
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
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
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
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
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
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畧退爲
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毋丘儉
志記云時以儉爲宣王副也 二月癸卯以太中大夫韓暨爲司徒癸

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

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蕪銍龍亢山桑浚虹

浚音胡交 反虹音絳 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

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爲沛王國庚戌大

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

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面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安

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

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

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

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董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贊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贊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勅未到奕軍爲惇所破贊爲流矢所中死丙

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

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

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爲大

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執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

神所下命爲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卧內執其手謂曰吾疾

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小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

王頓首流涕

魏畧曰帝旣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爲詔旣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

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卽日帝崩于嘉福殿

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案魏武

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今年正月可疆名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容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卽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僞不得相賀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畧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舍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犬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

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
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志卷三

魏志卷三考證

明帝獻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注保官空虛初無

資任○何焯曰魏志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州長吏並
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資當作質

又注時階尚皆卒○諸本俱作桓尚皆卒臣龍官按

上云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則作階尚爲是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何焯曰靈當作
陵又按宋刻一本無巫字

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注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
土瓦宋本通鑑俱作土丸

申明著于令○監本令誤作今今改正

帝優容之注過九龍殿前○各本無殿字據通鑑增

又注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杜夔傳注馬均作馬

鈞此均字疑悞司南車監本誤作司馬軍今改正

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蔽宋本作斃

春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太平御覽作太山在

縣

屬義陽郡注九龍承露盤○何焯曰何平叔景福殿賦

云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淥水浩

浩以此書參証則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李善

注凌雲盤名蓋魏有凌雲臺又有凌雲盤

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注隕缺不預則手足相
代○臣良裘按晉書何曾傳作則才足相代以上句
文義諧之似當作才

復置安樂縣○置監本訛作致今改正